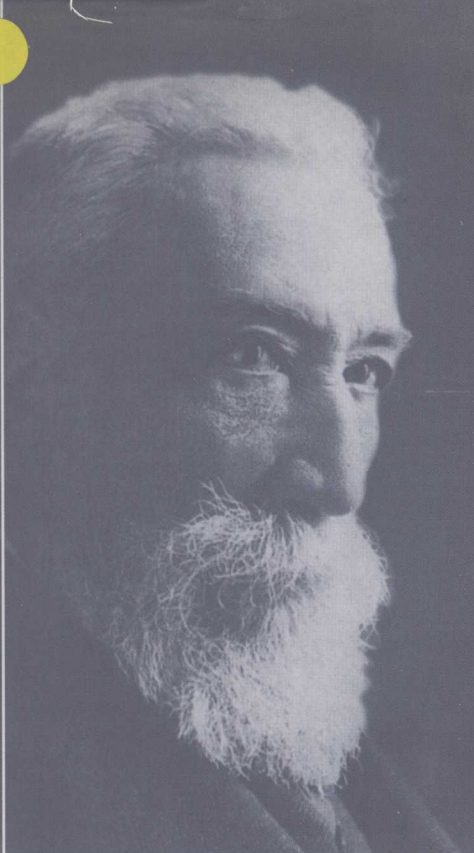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908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1911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1917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 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1944

GABRIEL GARCIA MARQUESA 1982

WISLAWA SZYMSKA 1983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NELLY SACHS 1966

PETER WHITE 1973

JOHN JOHNSON 1974

MARTIN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VICENTE ALEXANDRE 1977

ELIA CASSETTI 1982

WILLIAM GOLDING 1983

JAROSLAW ILMKOWICZ 1984

WISLAWA SZYMSKA 1983

JAROSLAW ILMKOWICZ 1984

JAROSLAW ILMKOWICZ 1984

JAROSLAW ILMKOWICZ 1984

JAROSLAW ILMKOWICZ 1984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苔依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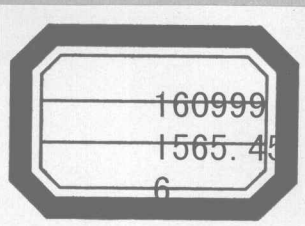
(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法国] 阿纳托尔·法朗士/著

WILLIAM GOLDING 1983

JAROSLAW ILMKOWICZ 1984

上



·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

主编 / 刘硕良

苔 依 丝

(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法国] 阿纳托尔·法朗士 / 著

吴岳添 / 译

上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法〕法郎士(1844~1924)
(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人道主义的斗士

·吴岳添·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是法国现代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激进的人道主义者。他在政治上的崇高声望和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维系从左拉到罗曼·罗兰的法国民主主义传统的纽带，正如高尔基所说的那样，法朗士“是全面地、深刻地和自己人民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他完全可以和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并驾齐驱”。

追求进步 奋斗终生

1844年4月16日，法朗士生于巴黎一个普通的书商家庭。父亲弗朗索瓦-诺埃尔·蒂波是个退役军人，专门经营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报刊和书籍，吸引了不少共和主义者常来光顾，使法朗士从小就受到共和主义思想的熏陶并养成了读书的兴趣。在善良亲切、恪守教规的母亲的影响下，法朗士对暴力

感到恐惧和厌恶，他深深地同情社会底层贫苦的小人物，加上他自己在中学里备受贵族子弟歧视、毕业后又就业无门的痛苦经历，使他很早就形成了主张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曾于 1868 年参加人道主义者夏尔－路易·沙森为鼓吹和平而建立的合作协会，并在报刊上发表过两首讽刺拿破仑三世的诗歌。但是他对巴黎公社的革命暴力无法理解，在公社被包围的困难时刻曾一度离开巴黎。

1867 年，法朗士结识了出版商阿尔丰斯·勒迈尔，开始参加以该出版社为中心的帕纳斯派的活动。由于帕纳斯派的领袖勒孔特·德·李勒的推荐，他于 1876 年成为参议院图书馆的职员，同年，一个银行高级职员的女儿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嫁妆。称心的职业和优裕的生活使他暂时忘却了过去的艰辛，写出了一系列温情脉脉的作品。1881 年，他的小说《波纳尔的罪行》获得法兰西学士院大奖，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1884 年，法朗士被授予荣誉勋位骑士勋章，开始出入贵妇们的沙龙，并结识了他的终身伴侣、热情博学的卡亚菲夫人。1895 年他晋升为荣誉勋位团军官，1896 年顺利地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逐渐侵入了他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善良的人道主义思想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勒迈尔出版社为了他作品的出版问题和他大打官司，勒孔特·德·李勒由于和他在文学方面意见不合而几乎酿成决斗。他自己在图书馆里也备受排挤，不能晋升，加上法国 19 世纪 80 年代政局混乱、丑闻不断，他便寄希望于陆军部长布朗热，没想到这位野心勃勃的将军最后身败名裂、逃往国外，更使法朗士上了大当。1889 年，他的小说《苔依丝》遭到教权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他终于忍无

可忍，对政府、军队、教会、家庭、道德等貌似神圣的一切都怀疑起来了。为了保持自己在文学上的自由和独立，1890年他愤而辞去图书馆的职务，开始不受限制地思考社会问题，用自己的笔对社会进行抨击了。

德雷福斯事件是法朗士形成激进人道主义思想的转折点。1894年，无辜的犹太籍上尉德雷福斯被诬陷为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的叛徒，被流放到魔鬼岛去终身监禁。法国的保皇党人、教权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等一切反动势力都乘机勾结起来，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蒙蔽群众，拼凑了一个阴谋颠覆共和制度的民族主义派。面对反动派的强大压力，法朗士始终和坚持正义的左拉并肩战斗，并且在斗争中受到社会主义改良派领袖饶勒士的影响，从此开始接近无产阶级，倾向社会主义，同情和支持国内外劳动人民的正义斗争。他积极投身于进步的社会活动，担任了“俄国人民之友社”的主席，为宣传俄国革命、声援入狱的高尔基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仅用小说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而且开始撰写《教会与共和国》（1905）等直接介入现实斗争的政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一片“黄祸”声中敢于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予以有力的抨击。

然而法朗士毕竟未能超出人道主义思想的范畴而转向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对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战友克雷孟梭担任总理后镇压罢工工人感到不可理解，重又陷于怀疑和失望之中。此后悲观的情绪一直笼罩着他，尤其是在大战之初他呼吁和平时受到许多匿名信的恐吓，更使他几乎陷于绝望。但是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斗争，用笔痛斥包括克雷孟梭在内的卑鄙政客，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表示对马克思的景仰。1920年

12月，法国统一社会党在图尔大会上分裂，法朗士对新成立的法国共产党十分同情并积极捐款。1921年1月11日，《人道报》报道了法朗士捐款的消息，并认为这是他加入法共的实际行动，法朗士并未否认。他还在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揭露了《凡尔赛和约》，显示了对反动势力妥协的崇高气节。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法朗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的同路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1924年4月16日，巴黎人民热烈庆祝了他的80寿辰。同年10月12日，法朗士逝世，法国政府和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60年写作硕果累累

法朗士在长达60年的写作生涯里，以近40卷文笔优美的小说、诗歌、评论、戏剧、政论和回忆录，深刻地反映了法国社会从第二帝国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和动荡，表达了他渴望人类和睦相处的真诚愿望。

法朗士爱好古典文学，中学时代就曾因作文《圣·拉德贡德的传说》而获奖。1873年，他把自己的诗作结集出版，名为《金色诗集》，这些优美的诗歌表现了他对弱小动物的怜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幸福的渴望。在教权主义横行的时代，他发表了三幕诗体悲剧《科林斯人的婚礼》(1876)，把基督刻画成毁灭人间爱情的元凶，该剧在1902年反教权主义斗争的高潮中首次上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70至80年代是法朗士创作的前期，这一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主要

有小说《若加斯特和瘦猫》(1879)，它包括两个故事：《若加斯特》描写爱情和道德的冲突，《瘦猫》则对道家家和哲学家进行了幽默的讽刺。《阿贝依》(1884)是一篇美丽的童话，叙述男孩乔治和女孩阿贝依在水神宫和矮人国里的奇遇，以及长大后幸福结合的故事。《友人之书》(1885)记述了他从出生到中学毕业的有趣经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童年的纯朴和天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则是小说《波纳尔的罪行》。

《波纳尔的罪行》是法朗士在20年间断断续续写成的，全书分为两部，第一部《圣诞柴》写科格斯夫人分娩不久便失去了丈夫，家境困难，老学者波纳尔让人给她送去了一些汤和木柴，其中有一块很大的圣诞柴。后来科格斯夫人不知去向。多年之后，波纳尔到西西里岛去找一份他梦寐以求的《金色传说》的手稿，途中结识了特雷波夫亲王夫人。经过一番曲折，亲王夫人让孩子给他送来了一块由名师雕刻的圣诞柴和他渴望的手稿，原来亲王夫人就是科格斯夫人。第二部《让娜·亚历山大》写波纳尔晚年时碰到了一个小姑娘，原来是他年轻时恋人的外孙女，现在成了孤儿，在一所学校里做着繁重的工作。波纳尔像对待自己的外孙女一样把她救出虎口，后来又卖掉了自己的藏书为她办嫁妆，但是他实在难以割舍几份最珍贵的手稿，所以又把它们从要卖掉的书里“偷”了出来，这就是老学者唯一的“罪行”。

波纳尔是法朗士塑造的第一个栩栩如生的老学者的形象。他心地善良、学问渊博，正是法朗士自身的写照。波纳尔对社会现实茫然无知，只是通过书本来认识世界，所以闹了不少书呆子才有的笑话。但是他关心别人，终于善有善报，他的纯洁心灵和高尚品德是一曲对人性的善和美的赞歌，生动地体现了

传统人道主义的美好理想。法朗士这部小说和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无不洋溢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气息，反映出作者向往幸福生活的乐观恬静的心情，因而在当时由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统治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显得清新典雅，从内容到形式都使人耳目一新。

1889年，在卡亚菲夫人的建议下，法朗士把他在1867年发表的诗歌《圣苔依丝的传说》改写成著名的小说《苔依丝》，内容是一个修道士感化妓女的故事。公元4世纪，贵族子弟巴福尼斯在牧师感召下皈依了基督教，来到尼罗河畔的沙漠里苦修了10年。有一天他忽然想去拯救一个美貌放荡的女演员苔依丝的灵魂，便跑到亚历山大，说服她进了修道院，过着只有面包、水和一支三孔笛的生活。但是他回到沙漠之后却坐卧不宁，无论怎样折磨自己也摆脱不了苔依丝形象的诱惑，他终于不得不承认是爱上了她。可是苔依丝死了，于是他陷于无比的悔恨和绝望之中。

《苔依丝》深受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的影响，是一部反基督教的杰作。小说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埃及五光十色的风貌，而且使世俗生活的欢乐和修道士们的苦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苔依丝放荡一生之后升入了天堂，巴福尼斯苦行一世却堕入了地狱。法朗士认为爱神比上帝更强大，在上帝沉默、撒旦横行的世界上，修行是毫无意义的蠢举，因此他对苔依丝充满了同情，而用歌颂世俗生活来批判基督教的来世思想，正是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贯的表现方式。小说中的巴福尼斯是一个狂热的、然而绝非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只是用苦行来压制自己疯狂的邪念，以神圣的外表来掩盖自己丑恶的灵魂，指望以暂时的牺牲来换取永远的满足，如果不是

为了天堂的极乐，他就要马上回到尘世去，像有钱人那样“拼命享受”。一旦幻梦破灭，他便像输了老本的赌棍，暴露出狰狞邪恶的本性。他的悔恨决不是因为对苔依丝有什么纯洁的爱情，而是要追回过去未曾享受的一切，是出于对尘世欢乐的嫉妒而进行的绝望挣扎。法朗士以如此犀利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信仰狂们的卑劣和虚伪，对他们的苦行和忏悔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不仅使《苔依丝》作为一部反宗教的杰作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而且在教权主义者阴谋复辟的第三共和国时代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而教权主义者们对《苔依丝》的歇斯底里的诬蔑和攻击，只是促使法朗士更加迅速地走上了反对政教合一、争取自由进步的道路。

《鹅掌女王烤肉店》(1892)，是法朗士思想转折关头发表的著名哲理小说，标志着他从传统的人道主义转向了怀疑主义。它借用18世纪的故事作框架，在结构和情节上都深受18世纪哲理小说、特别是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和《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的影响。这类小说的特点是情节生动但不紧凑，只是为主人公的议论作铺垫之用。小说以烤肉店主的儿子雅克·烤肉钎回忆老师瓜纳尔长老的言行的方式，对法国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瓜纳尔长老是个有血有肉、诚实可亲的人，谈吐高雅而又放荡不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贵族是不懂希腊语的笨蛋，哲学家只会胡说八道，修士则以拐骗金钱和勾引女人为业，战争不过是偷村民们的鸡和猪，当了兵便对姑娘们有了公鸡对母鸡的特权等等。总之他随时随地都能发表一通不无道理却又令人难堪的妙论，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即使他在偷了东西、赌博耍赖或打架斗殴之后，也总能从圣人的格言里找到为自己开脱的依据。他的

议论貌似荒诞不经，其实痛快淋漓，令人备感亲切，读者一眼便可看出瓜纳尔的哲学正是法朗士的哲学，瓜纳尔就是法朗士的化身，是他继波纳尔之后塑造的又一个栩栩如生的老学者的形象。所以这本书出版之后，法国人民便像雅克·烤肉钎称呼瓜纳尔长老一样，称法朗士为“好老师”了。

《鹅掌女王烤肉店》表明法朗士对人性的看法已经和 80 年代初大相径庭。他不再歌颂人性的善和美，而是极力揭露人性的恶与丑。他在以后几乎所有的作品里都力图证明“人类的本性没有变，这种本性就是粗暴、自私、嫉妒、好色、残酷”。他的爱情小说《红百合花》(1894)和《滑稽故事》(1901)就是两出反映人们由于嫉妒而毁灭爱情、甚至丧失生命的悲剧。随着德雷福斯事件斗争的深入，法朗士也由怀疑主义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他的四卷本长篇小说《现代史话》分为《路旁榆树》(1897)、《柳条模型》(1897)、《红宝石戒指》(1899)和《贝日莱先生在巴黎》(1901)，这是一幅巨型的历史画卷，描绘了德雷福斯事件爆发前后黑云压城的严重形势，反映了 19 世纪末法国社会的进程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其中的主人公贝日莱先生是个置身于现实斗争的人道主义者，他真实地体现了法朗士本人的思想、经历和家庭悲剧。他的孤立处境和忧郁心情，既不是以波纳尔那样埋头书本所能逃避，也不是以瓜纳尔长老的嬉笑怒骂所能掩盖，它正是法朗士为人道主人理想在现实中到处碰壁而苦闷的写照，也是他成为一个激进人道主义者的前奏。他此后的作品，例如著名的短篇小说《克兰比尔》(1901)成功地塑造了卖菜老人克兰比尔这个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典型，连载小说《在白石上》(1905)以对话的形式讨论人们普遍关心的宗教、战争、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政治时事问题，幻想

小说《企鵝島》(1908)和《天使的叛變》(1914)尖刻地嘲弄了法国的历史、宗教和传统，愤怒地控诉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和彻底地揭穿了教会关于天使的荒诞传说等等，都无可置疑地表明法朗士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教廷圣职部于1922年悍然下令查禁法朗士的一切著作，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这些作品巨大的进步意义。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的名著《诸神渴了》(1912)，这是一部描绘法国大革命最后一段恐怖时期的小说。主人公加默兰本来是个心地善良的画家，当上了革命法庭的法官后却日益冷酷无情，处死了许多无辜的人。法朗士似乎是在揭露大革命的残暴，其实小说的意义要复杂得多。法朗士年轻时反对暴力，但他的态度在现实斗争中已有所转变。他曾谴责梯也尔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并参与了为巴黎公社的“红色圣母”路易斯·米歇尔竖立塑像的活动。在《诸神渴了》中，他明确地赞扬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抨击保皇党人、反动贵族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他不是要全面地评价、当然更不是要否定法国大革命，而是出于对大革命的强烈同情，从一个激进人道主义者的角度来总结人民用血泪写成的沉痛教训，以避免今后悲剧的重演。所以他才能正视现实，揭露雅各宾派的错误，例如罗伯斯庇尔指责无神论、提倡理性教，革命法庭对叛徒卖国贼和只喊了一句“国王万岁”的平民一律处死，“拥护共和国”的幌子使投机分子照样发财、却迫使穷姑娘沦为妓女等等。法朗士中肯地指出，革命不在于互称“公民”、改革历法这一类形式，他在肯定加默兰的革命热情的同时，也说明了革命如果堕入宗教或偶像崇拜就必然要失败的真理。历史事实正是如此：雅各宾派不知道该打击谁、依靠谁，不是集中力量去对付大资产阶级，

而是在“革命”的口号下鼓励人们互相揭发，以至于社会上告密成风，弥漫着一片恐怖的气氛。他们连续镇压了疯人派、阿贝尔派和丹东派，企图使自己的队伍纯之又纯，最后挖空了自己的墙脚，终于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境地，在大资产阶级的政变面前只能束手就擒。因此尽管《诸神渴了》也显示出了人性的“恶”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却包含着卢纳恰尔斯基所说的“大量辛酸的真理”，而且直到今天也并未完全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加深了法朗士的失望情绪，他在战后只发表了两部回忆录《小皮埃尔》（1919）和《如花之年》（1922）。他把毕生的经验和智慧都融合在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之中，用来表达对现实的失望和对未来的希望。《如花之年》的后记是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的：“我只能说我是真诚的。我再说一遍，我热爱真理。我相信人类需要真理，但是毫无疑问，人类更需要谎言，因为谎言能欺骗和安慰他，给他以无限的希望。如果没有谎言，人类就会在绝望和厌倦中灭亡。”这句发自肺腑的话是法朗士全部思想和作品的总结，既表达了他对真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也包含了他一生的坎坷与辛酸，是对充满谎言的旧世界的鞭笞和控诉。

语言大师 讽刺天才

法朗士继承了法国 18 世纪无神论者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自称是百科全书派重要成员孔狄亚克的学生。他和狄德罗一样热爱科学，对天文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地质学、植物学、医学和机械学等都抱有极大的兴趣。他

作品的内容包罗万象，而反对宗教、崇尚科学则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法朗士是公认的语言大师，他强调法国古典作家的优点“首先是明晰、其次是明晰、最后还是明晰”，他的作品充分显示出明晰的特色，读来清新典雅、平如秋水。他继承了法国古典文化的传统，在几乎所有的作品里都以各种方式提到古代，提到古希腊罗马的宗教和文明。他反对自然主义的庸俗和象征主义的晦涩，批评左拉在《土地》中使用的“不是农民的语言”，曾表示“我不会理解象征主义的诗歌和颓废的散文”。他善于学习民间口语，用最富特征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我从来不想装饰我的语言，总是力求准确地表达我的思想”，因此他的文笔明晰流畅、生动自然。

法朗士具有无与伦比的讽刺天才，认为“一个没有讽刺的世界就是一座没有鸟的森林”。他特别推崇拉伯雷和伏尔泰，他的讽刺虽然不如拉伯雷那样粗犷豪放，但是信手拈来，十分自然，而且更为含蓄和深刻。他善于通过对传说的改写，把动人的故事和对现实的抨击巧妙地融为一体，以丰富的想象来表现深刻的哲理，《蓝胡子和他的七个妻子》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蓝胡子》原是法国作家夏尔·佩罗（1628—1703）写给孩子们看的童话，他把蓝胡子描绘成扼死一个个妻子的恶魔，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经过法朗士的改写，蓝胡子成了一个憨厚诚实的好丈夫，成了各种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坏女人的受害者，显然更具有时代的色彩。尤其在改写基督教的传说时，他往往像伏尔泰对待《圣经》那样反其意而用之，站在撒旦一边去反对上帝，使渊博的宗教知识在他手里成了打击基督教的有效武器。例如在他著名的故事集《巴尔塔萨尔》（1889）中，

《利利脱的女儿》里的一个神学博士绝对肯定亚当有两个妻子；《巴勒斯坦的行政长官》中信仰上帝的长官大骂犹太人，末了自己却连耶稣是谁都不记得了；《幽灵的弥撒》里的圣母也被一个骷髅搂着跳起舞来等等。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辛辣讽刺，常常使教权主义者啼笑皆非，狼狈不堪。正是由于法朗士的如椽巨笔几乎扫遍了天堂和人间的的天平，他才受到一切反动势力的敌视，特别是被教廷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但是我以为超现实主义者在去世后对他的谩骂和攻击应该另当别论，因为他们所要打倒的并非只是法朗士本人及其作品，而是当时以法朗士为杰出代表的法兰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法朗士在生前就被公认为是与拉伯雷、伏尔泰齐名的伟大作家而备受人们的敬仰。虽然他的某些作品偏重于议论，情节不够曲折，结构比较松散，因而妨碍了人物的塑造，有的作品就事论事，不免会由于时过境迁而失去影响，但从总体上来看，法朗士经历丰富、学识渊博、文笔犀利、语言精美，他的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而且能成功地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因而他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进步作家和文坛大师，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收入本书的作品除《蓝胡子和他的七个妻子》是短篇小说、译文已于《外国小说报》（1982年第3期）上发表之外，所选的《波纳尔的罪行》、《苔依丝》和《鹅掌女王烤肉店》都是法朗士最有艺术特色的长篇小说。其中后两部作品早在80年代初笔者已应西南一家出版社之约译成中文，后来由于该社内部的原因而拖延时日，坐失良机。在当前学术著作和经典作品很难出版的形势下，漓江出版社高瞻远瞩，坚持出版规模宏

大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实为中国文化界的一大幸事。笔者不胜欢欣鼓舞，特地补译了《波纳尔的罪行》一并付梓，以慰法朗士在天之灵。译文中如有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1992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上 册

·译本前言·

人道主义的斗士 吴岳添

波纳尔的罪行(1881·长篇小说) (1)

第一部 圣诞柴 (3)

第二部 让娜·亚历山大 (61)

苔 依 丝(1890·长篇小说) (195)

一、莲 花 (197)

二、纸莎草 (235)

三、大 戟 (310)

下 册

鹅掌女王烤肉店(1892·长篇小说) (351)

蓝胡子和他的七个妻子(短篇小说) (582)